基隆市立明德國中一一四學年度語文競賽

八年級國語朗讀篇目

一、與流螢相逢

二、薑母茶

三、瀑布

四、翅果

五、山雨

六、我喜歡

七、晴窗一扇

八、蛾屋與蜂巢

九、麵茶

十、拾花者

十一、廟會

十二、戰火在天外燃燒

十三、油麵攤子

十四、傍晚的叩訪

一、與流螢相逢

黃雅莉

初夏的夜晚九時許，我在居家的陽台上晾衣服，陽台上來了一位「不速之客」——一顆跌落在凡間的星子，牠閃爍騷動的光點，很快地讓我意識到牠的存在，光點的頻率很像手機上訊號的光，帶一點微綠，在沈寂的黑暗裡一閃一閃，間隔幾秒鐘的停頓，好像在等待，好像在探索，好像浩大宇宙裡一點幽微心事的傳遞。

夜晚光線暗，加上淺度近視，起初我不能辨視牠究竟是什麼。在近距離的俯視之後，我想牠應該就是童謠裡的「火金姑」螢火蟲了。對於一個在城市長大的我而言，對於向來習於科技聲光影像之美的我而言，螢火蟲牠就像神話般遙不可期。牠曾經是過去臺灣由晚春到夏夜，徜徉於原野山林間的常見昆蟲，多少人在童年的記憶中，追逐著黑暗中的螢火蟲怡然入夢。

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，螢火蟲好像突然消失了，原來螢火蟲所賴以生存的清澈流水、土質棲地，已經被水泥地面，以及農藥殘餘、廢水污染所破壞了。再加上人工光源的干擾，使得現在的孩子，幾乎無法體會翩翩逐螢的自然野趣。

螢火蟲因著腹部的發光器讓牠不同於其他昆蟲，牠以黑夜做為活動的舞臺，放射光彩，獲得了人們的青睞。然而，卻也同時招來人們的利用。晉代的車胤「囊螢夜讀」，以螢火蟲來照明。一個人因貧而無燈讀書，捉螢火蟲，還情有可原。但是如果為了好玩而捕捉螢火蟲就說不過去了。我相信再卑微的生物都有屬於自己的生存理由，而螢火蟲也不是為了滿足人類的需求而出生的，牠們生來無礙於人，而人又有何權利決定牠們的生死呢？插手強奪，無異是作為人的桀驁不馴。也許，人類本來就離昆蟲不遠吧。我們在人間世的愛恨、慾望，我們生存的意志，我們對死亡的恐懼，都依循著生物世界本能的規則，在戰爭、疾病、天災的威脅下，人類在某個隱晦的角落裡，都隱藏著我們最不堪的卑微與不安。

流螢的舞臺應是在樹林、草叢、菜園、水圳旁，而此刻牠卻真真實實地駐足在我家陽台的門上，來到這個車水馬龍的城市高樓裡，這個奇遇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。心弦已然被流螢尾端，那寶石般絢爛的光芒緊緊地扣住了，我已找不到更適當的詞彙詮釋內心的驚喜與感動。因為夜色與晚風，因為陽台裡有著發亮的螢火，我可以多一點片刻心境的澄明。我難得能一窺這美好的景致，但我不想擁有。我只願以欣賞的心情與流螢共同領受一分相逢的新鮮與喜悅。

可能察覺我的善意，螢火蟲牠並不急於離開我家陽台。我一邊來回走動晾衣服，一邊欣賞牠的螢光閃耀。待我晾衣工作告畢，螢火蟲又約莫駐留了十餘分鐘，然後螢光一滅，振翅飛去，天地好像由此又延伸了許多。我兩手空空，卻希望滿懷——希望常有螢光靜靜地在我家陽台發光。

二、薑母茶

有些滋味，哪怕小到風怎樣爬梳髮絲，雨怎樣沁潤龜裂的嘴唇，都必須等到相當的年歲之後，才能玩味其中的深奧。如此說來，當時的經驗相對於往後的記憶，就顯得粗糙了；當刻信以為真的悲歡與哀樂，經過沉潛之後再回想，恐怕會變得恍惚。猶如一隻蝶穿壁飛過，也許留下美麗的圖像，也許遺下一股淡香——那是振翅之時無意間漏出的花粉。也許什麼也沒有，因為忘記曾經有一蝶飛過眼前。

很多年後，她忽然想起那一碗薑母茶。當記憶開始搜索，浮現那碗熱茶時，她連自己都驚愕了，並不確定薑茶是什麼味道，因為她也懷疑到底喝了沒有？事情發生在一個平凡的冬日，她的孩子受了點風寒，做母親的她，刻意買回來幾隻老薑。她並不確定一隻薑能否發揮神奇的效力，但因為做了母親，即意味著生活中流傳的小偏方也會成為信仰的一部分。她想煮薑湯，熱熱地讓孩子喝下，也許就好了吧。她陷於自己編織出來的神奇想像之中，用令人信賴的口吻向孩子灌輸薑母的奇妙。「你喝過嗎？它真的這樣嗎？」孩子問。

她遂遲疑起來，在溫暖的小廚房裡刷洗那隻帶泥老薑，遲疑地問自己：應該去皮嗎？應該切絲還是拍扁就好？要不要放糖？如果要，應該放冰糖還是砂糖？煮成一碗還是兩碗？她怎麼也想不起那碗薑茶的味道，如果她真的喝過她的母親為她煮的那碗茶，今天，她應該會記得薑的切法、湯的熱度，以及是不是帶著甜味？那麼，她一定沒喝那碗茶了。但為什麼又留著那碗茶的印象？而且，記得是她的母親為她煮的。她不免有些沮喪，彷彿遺失了美好的一頁，如今不曉得如何編理缺頁的記憶。

她只記得事件在一場爭執中進行，她對她的母親起了強烈的敵意，像所有年輕的女孩兒一樣，不惜故意糟蹋自己為了讓母親更加刺痛、更加手足無措，她知道這樣做最能傷害親近的人。

她的確這樣作了，故意的（她想起當時那種故意作對的心理，此時不免喟嘆）。在持續的冷戰之後，忽然有一個聲音自房門外飄進來：「……熱的薑母茶……」她甚至忘記這聲音是委曲求全的母親，還是在母親的指使下，負責傳話的其他人？病是怎麼好的？想必跟那碗薑母茶無關，想必，那碗茶她也沒喝。神奇的是，傳說專治風寒的薑母，居然成為她信仰的一部分，在不曾驗證之下，如今，換她刷洗老薑，想治她的孩子那點小小的風寒。她想，就按著一個母親的想像去煮吧！加點冰糖就好了，雖然不確定薑母的神奇，但至少，她可以這麼對她的孩子哄：「熱熱地喝，很好喝，甜的呢！」

三、瀑布

蔣勳

早上走到溪澗旁看水，婦人們早起，已三三兩兩面對山壁做體操。看不出她們做哪一種運動，脫了鞋，赤腳踩在草地上，轉頭、轉腰、扭屁股，有時候亂叫幾聲，像馬一樣奔跑起來。跑了幾圈，回到原地，馬步半蹲，雙手合十，面對一株盛放紫紅花朵的羊蹄甲，凝神肅穆，調整呼吸，好像在參拜莊嚴的神佛。

昨天一場大雨，雨水此刻都在溪澗裡，我看水無事，就問婦人：練甚麼功？

「亂做的啦。」她一面甩手一面回答：「山裡沒有老師教，隨意做，反正大山裡花花草草、泥土、石頭都有氣，怎麼做都好。」婦人告訴我們沿溪向上走兩百公尺有游泳池，再向上走幾分鐘就是著名的五峰旗瀑布。

坐在溪澗中流大岩石上，用完麵包清水早餐，依婦人指示，沿溪上溯。正疑惑山裡怎麼會有游泳池，遠遠果然幾名早起鄉民，已脫去外衣長褲，向水中縱跳。

婦人說的游泳池其實不是游泳池，是溪澗攔腰修建的三層堤壩。溪澗陡急水勢被堤壩容納緩和，形成三個比標準游泳池還大一點的長方形蓄水庫。溪水流動清澈，水勢豐沛，映照藍天，水汪汪像三塊晶瑩碧玉。雖然堤壩上有一公尺見方四個紅漆醒目大字：「嚴禁游泳」，穿著內褲的鄉民和光屁股小孩還是不顧禁忌，歡樂泅泳戲水其中。

我攜帶了泳褲泳帽蛙鏡防曬乳液，可是「嚴禁游泳」四個字對我發生了禁止的作用。就像我們練功總要遵循法則，也許有時會羨慕婦人可以像馬一樣充滿自信亂跑亂叫一通吧。清初畫家石濤在一個心靈呆滯、到處都是框框的時代，大膽叫出「我自有我法」，他說：「縱使筆不筆，墨不墨，畫不畫，自有我在。」旋子，學習美術，從一絲不苟的基本訓練，有一天要走向擺脫一切規則，有一天要走向無法無天，有一天，也許經過多少艱難之後，才會領悟：「美」，只是回來找到自己。

「不能游泳，就繼續溯溪去看瀑布吧。」B說。

溪澗的源頭就在瀑布，從蓄水堤壩的地方一轉就是登山的入口。因為是清晨，除了疏疏落落幾個叫賣山產的商家，沒有甚麼遊客。

石頭鋪的台階越走越窄，從平緩逐漸陡峻升高。一旁的溪澗也隨地勢變化，在陡急的溪谷裡竄流奔騰。有時從垂直的峭壁上一瀉而下，碎散成千千萬萬水花，如珠如玉，一粒粒停在空中迴旋，像漫天的飛雪；有時急湍流入巨石包圍的深窪谷地，大水流動迴旋緩和，形成深潭，潭水澄靜深邃，我們憑欄觀看，可以看見自己倒影在漣漪天光裡晃漾。

沿著台階攀升，越到高處，越是水聲轟轟。手抓著欄杆，覺得地動山搖，滿面撲來都是細如霧的飛沫。抬頭看去，一條瀑布從數十公尺高的懸崖垂掛下來，好像可以聽到水的歡呼踴躍。

四、翅果

蔣勳

空中有一些東西在飛，旋轉、飄揚，隨風起起落落。

抬頭看去，是從大樹的頂梢，一點一點，向下墜落。墜落的速度很慢，有時候會停在空中迴旋，好像在思索飄動的方向；有時候會靜止在原地，停留一會兒，浮浮蕩盪，等一陣風來，又隨風飄去遠方。有一些飄落到我的頭頂上方，我用手去抓，抓在手裡，細看是青綠色的種子。綠豆大小，圓圓的一粒，帶著兩個像螺旋槳般的翅膀，靜靜躺在我的掌心，像沉睡中的嬰兒。

整個夏日，城市上空到處都是種子在飛。有的像細細的棉絮，撲頭撲臉飛來，細小又輕，在風裡翻轉，沾惹在頭髮上、眼睫毛上。覺得擾亂人，用手去拂開，卻又甚麼都沒有。輕輕揚揚的飛絮，在風中一轉瞬就無影無蹤，早已不知又飄蕩去了哪裡。

好像總是有感傷的行人，停在春天的大樹下發呆，看漫天撲來的飛絮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我不知道夏天也有飛絮，也有種子漫無邊際靜靜灑落。果然有行人停住，抬頭仰望，舉起手掌去承接。種子也彷彿聽人召喚，溫馴如鳥，帶著螺旋槳翼的翅膀，靜靜旋轉，降落在行人手掌上。種子依靠風來傳布，像空中的飛絮，細小到不容易覺察，甚至也意識不到這樣漂浮的游絲竟然是種子。小時候玩過蒲公英，拿到口邊一吹，細細的種子就一片飛去。我知道也有一些植物，像楓香，有翅翼幫助種子飛離母體，叫翅果。

生命用各種形式完成繁殖蔓延，有的用鮮豔的色彩，充滿誘惑的香氣來引誘昆蟲傳播花粉。有的靠風的飛揚四處散佈，有的靠水漂流，有的隱藏在甜美的果實裡，等待人們吃食完畢之後，把種子丟棄在土中生長。

一個朋友告訴我：鳥類啄食種子，種子在鳥腹中沒有被消化，隨糞便排出，種子借鳥的飛翔被帶到很遠的地方去，而且同時得到鳥糞這樣珍貴的有機肥料幫助成長。

生命在大自然中冥冥間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因果，彷彿小到一粒種子，都能夠有清楚的生存意志，會努力演化出最恰當的方式來完成自己。

孔子是哲學家中非常關心「種子」的一位。他的哲學圍繞著「仁」這個核心主旨在發展。在漫長的歷史發展裡，「仁」被太多理論學說包裝，變得越來越複雜難解。「仁」在民間的語言裡，其實就是「種子」。嗑瓜子的時候，在堅硬的外殼保護下，裡面藏著柔軟的瓜子仁；「仁」也就是種子發芽的部分。花生仁、杏仁、核桃仁，民間在最日常的生活語言裡仍然保留著「仁」這個字的原始意義。孔子對「仁」最貼切的解釋，也許是「生生」吧。生命必須生長，文字這樣精簡，生命專一於生長的意志也單純沒有雜念。

此刻我手掌上躺著一枚種子，這枚種子如何會發展出兩側像螺旋翼一模一樣的翅膀？他藉著這翅翼可以飛離母體多遠？這一對翅翼可以幫助他找到更適合生存的土地嗎？

五、山雨

凌拂

不覺得下了那麼多的雨，可是一推門出去，發現整座山都濕了。山上煙嵐繚繞，山峰隱在低雲裡，地上全濕，整片汪著水光明鏡一般。小水窪裡映著天光雲影，低頭走過，平平的地上彷彿到處都是深淵，雲影低低盪在小水窪裡，腳下憑空多出一塊空間，我小心翼翼，深怕失足，一腳恍惚踩進不存在的虛空。

山上的雨總是細而綿密不斷，十天半月，早晚滴滴答答成了生活的背景，時而似有，時而似無。推門出去到處都是水意，臉上冷冷的冰涼，醒人耳目，山居的生活總是這樣，安靜而緩慢的梳理著存在的步調。

下點雨的山格外好看，山嵐低低罩下，僅只低頭繫個鞋帶，一抬頭山又不一樣了。白白的低雲濃而且厚，一層一層隨風走，再一轉身中間斷出一大截空間，水潤潤的新綠裡露出一片嬌麗的粉紅，是美麗的山杜鵑在雨洗裡涓靜地開了。在山裡山雨的故事一場場，無事生事，一切都得憑機緣，不可預期。一下子整座山不見了，白茫茫一片，不知道有那樣大的布幕，把原來生活的形跡全掩去了。一下子山峰隱隱，半天裡浮懸一筆，水墨畫中淡淡的水暈，惟恐多著了一絲半毫墨漬。一下子中間豁然斷開，有時訝然發現是花在山雨裡開了，有時訝然發現是楓在山雨裡紅了。山雨之不同於一般，大概全在於細節上了。

我在雨裡慢慢走，我會不會是雨中的主體呢，靜靜的畫面裡總得有個動景，雨細細的織，我穿過織網，是織網裡一個無法網住的動點。浮游的動點清清楚楚，一直走，走；怎樣走法，才能走到畫面外去。我的腳踏過濕濕的草地，腳越來越重，原來是鞋子濕了，沉重的鞋子沉重的腳，無論怎樣把劇情編寫，溼溼的情節，人生總不免一場雨場雨吧。

不過，雨洗潸潸來，風吹寂寂遠，青山明媚，新華光景，蒼翠總在山雨之後。在溪水潺潺的雨裡獨自走一段山路，一步一步走入煙嵐裡去。山雨太細，若有似無，煙嵐太厚太重，走著走著我確信自己在消失之中。就像我看近處的山隱去一樣，我也在巨大的遮幕下，暫時選擇背離世界的方向，把生活原來的形跡全部交與山雨。

雨裡最快樂的是小雨燕了，回回是這樣的牛毛細語，高空裡一群小黑點喈喈啾啾雨中嬉戲，叫得輕揚一片悠婉動聽，尋聲舉頭，總是先遭綿綿雨覆了一臉，這時看小雨燕常是觸覺先於一切，視覺在白茫茫的雲雨裡迷路，循聲迷航，發現的時候，小雨燕已經自高空掠去很遠了。

嬉戲的雨燕浴在霏霏的雨裡高空而過，我走回家的路上四野都是滿漲的潮汛。山鳥沈寂，隱伏在一處處不知的林下，只有小草興奮的昂揚，趁著水潤急速抽長，三兩日裡到處舒齊一片。雨中小草的心情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世界的心情，我的心在山雨裡被感染著，一路走過水汛滿漲的四野，無所事事亦有所事事的以小草的心情和世界對望。

暗夜來時，回到屋裡，淅淅瀝瀝，耳際盡是滴落的雨聲。

六、我喜歡

張曉風

我喜歡活著，生命是如此地充滿了愉悅。

我喜歡冬天的陽光，在迷茫的晨霧中展開。嘩的光和熱，而當中午，滿操場散坐著晒太陽的人，那種原始而純樸的意象總深深地感動著我的心。

我喜歡在春風中踏過窄窄的山徑，草莓像精緻的紅燈籠，一路殷勤的張結著。我喜歡抬頭看樹梢尖尖的小芽兒，極嫩的黃綠色中透著一派天真的粉紅——它好像準備著要奉獻什麼，要展示什麼。那柔弱而又生意盎然的風度，常在無言中教導我一些最美麗的真理。

我喜歡看一塊平平整整、油油亮亮的秧田。那細小的禾苗密密地排在一起，好像一張多絨的毯子，是集許多翠禽的羽毛織成的，它總是激發我想在上面躺一躺的欲望。

我喜歡夏日的永晝，我喜歡在多風的黃昏獨坐在傍山的陽台上。小山谷裡的稻浪推湧，美好的稻香翻騰著。慢慢地，絢麗的雲霞被浣淨了，柔和的晚星遂一一就位。我喜歡觀賞這樣的布景，我喜歡坐在那舒服的包廂裡。

我喜歡看滿山蘆葦，在秋風裡淒然地白著。在山坡上，在水邊上，美得那樣淒涼。那次，劉告訴我他在夢裡得了一句詩：「霧樹蘆花連江白。」意境是美極了，平仄卻很拗口。想湊成一首絕句，卻又不忍心改它。想聯成古風，又苦再也吟不出相當的句子。至今那還只是一句詩，一種美而孤立的意境。

我也喜歡夢，喜歡夢裡奇異的享受。我總是夢見自己能飛，能躍過山丘和小河。我總是夢見奇異的色彩和悅人的形象。我夢見棕色的駿馬，發亮的鬣毛在風中飛揚。我夢見成群的野雁，在河灘的叢草中歇宿。我夢見荷花海，完全沒有邊際，遠遠在炫耀著模糊的香紅——這些，都是我平日不曾見過的。最不能忘記那次夢見在一座紫色的山巒前看日出——它原來必定不是紫色的，只是翠嵐映著初升的紅日，遂在夢中幻出那樣奇特的山景。

我當然同樣在現實生活裡喜歡山，我辦公室的長窗便是面山而開的。每次當窗而坐，總沉得滿几盡綠，一種說不出的柔如。較遠的地方，教堂尖頂的白色十字架在透明的陽光裡巍立著，把藍天撐得高高地。

我還喜歡花，不管是哪一種，我喜歡清瘦的秋菊，濃郁的玫瑰，孤寂的百合，以及悠閒的素馨。我也喜歡開在深山不知名的小野花。十字形的、斛形的、星形的、球形的。我十分相信上帝在造萬花的時候，賦給它們同樣的尊榮。

我喜歡另一種花兒，是綻開在人們笑頰上的。當寒冷早晨我在巷子裡，對門那位清癯的太太笑著說：「早！」我就忽然覺得世界是這樣的親切，我縮在皮手套裡的指頭不再感覺發僵，空氣裡充滿了和善。

我喜歡翻舊相片，喜歡看那個大眼睛長辮子的小女孩。

七、晴窗一扇

林清玄

臺灣登山界流傳著一個故事，一個又美麗又哀愁的故事。

傳說有一位青年登山家，有一次登山的時候，不小心跌落在冰河之中；數十年之後，他的妻子到那一帶攀登，偶然在冰河裡找到已經被封凍了幾十年的丈夫。這位埋在冰天雪地裡的青年，還保持著他年輕時代的容顏，而他的妻子因為在塵世裡，已經是兩鬢飛霜年華老去了。

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故事時，整個胸腔都震動起來，它是那麼簡短，那麼有力地說出了人處在時間和空間之中，確定是渺小的，有許多機緣巧遇正如同在數十年後相遇在冰河的夫妻。

許多年前，有一部電影叫失去的地平線，那裡是沒有時空的，人們過著無憂無慮的快樂生活。一天，一位青年在登山時迷途了，闖入了失去的地平線，並且在那裡愛上一位美麗的少女；少女嚮往著人間的愛情，青年也急於要帶少女回到自己的家鄉，兩人不顧大家的反對，越過了地平線的谷口，穿過冰雪封凍的大地，歷盡千辛萬苦才回到人間；不意在青年回頭的那一刻，少女已經是滿頭銀髮，皺紋滿佈，風燭殘年了。故事便在幽雅的音樂和純白的雪地中揭開了哀傷的結局。

本來，生活在失去的地平線的這對戀侶，他們的愛情是真誠的，也都有創造將來的勇氣，他們為什麼不能有圓滿的結局呢？問題發生在時空，一個處在流動的時空，一個處在不變的時空，在他們相遇的一剎那，時空拉遠，就不免跌進了哀傷的迷霧中。

最近，臺北在公演白先勇小說遊園驚夢改編的舞臺劇，我少年時代幾次讀遊園驚夢，只認為它是一個普通的愛情故事，年歲稍長，重讀這篇小說，竟品出濃濃的無可奈何。經過了數十年的改變，它不只是一個年華逝去的婦人，對風華萬種的少女時代的回憶，而是對時空流轉之後人力所不能為的憂傷。時空在不可抗拒的地方流動，到最後竟使得一朝春盡紅顏老，花落人亡兩不知。

「時間」和「空間」這兩道為人生織錦的梭子，它們的穿梭來去竟如此的無情。

在希臘神話裡，有一座不死不老的神仙們所居住的山上，山口有一個大的關卡，把守這道關卡的就是「時間之神」，它把時間的流變擋在山外，使得那些神仙可以永保青春，可以和山和太陽和月亮一樣的永恆不朽。

做為凡人的我們，沒有神仙一樣的運氣，每天抬起頭來，眼睜睜的看見牆上掛鐘滴滴答答走動匆匆的腳步，即使坐在陽台上沉思，也可以看到日升、月落、風過、星沉，從遠遠的天外流過。有一天，我們偶遇到少年遊伴，發現他略有幾莖白髮，而我們的心情也微近中年了。有一天，我們突然發現院子裡的紫丁香花開了，可是一趟旅行回來，花瓣卻落了滿地。有一天，我們看到家前的舊屋被拆了，可是過不了多久，卻蓋起一棟嶄新的大樓。有一天……我們終於察覺，時間的流逝和空間的轉移是那麼的無情和霸道，完全沒有商量的餘地。

八、蛾屋與蜂巢

張佳蓉

我一個人在深海中游著。亮藍、鮮黃、腥紅，大大小小的生物輕巧滑過我的身體，它們不言不語，無視於我的存在。我想拉開喉嚨，大喊：我是人類，有沒有其他人！但我是唯一，在海中的人類，沒有人回答我，寂寞陣陣襲來。我的耳朵，被層層水牆堵住，聽不到自己的喃喃自語。我好小，好孤單，這樣巨大的寂靜，吵得我抓狂，瀕臨死亡。我掙扎要浮出水面，要回到用鼻子呼吸，用口說話的生活，我要回去……

這夢曾經跟著我好些日子。在掙扎要浮出水面的那一刻，我常是嚇得一身冷汗醒來，恐懼地張眼瞪視天花板，幻想各種孤獨化身的怪獸會從黑暗中爬過來，再次將我拖回無聲的世界。像是按上靜音鍵一般的日子，我曾過了一年。

國二那年，父母說要在臺北縣深坑鄉，蓋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家。從鄉下到臺北奮鬥這些年，幾乎要被都市叢林淹沒的父母，遠離塵囂的渴望是一天多過一天，他們渴望回到腳踏溫熱土地，頭頂藍天白雲的日子，為了兼顧子女的教育，他們選擇臺北縣的邊陲地帶，在半開發的山坡上蓋一棟舒適的家，展開美好的半鄉居生活。他們說：空氣好好哦，空間好大，你們可以跑跑跳跳，多接近大自然，好棒，對不對？

對一個過十幾年都市生活的孩子而言，沒有麥當勞、7-11 的地方會是美好的住所？答案是搖頭。我，不，喜，歡。我還是喜歡通化街那個小小的家，每天都熱鬧的地方。而這裡的夜晚好靜，涼意不時隨著背脊爬上後腦杓。三層樓的透天厝加上口字型的院子，只住一家五口。家的對面是一棟蓋了一半的房子，這個社區規劃得不好，像這樣的房子很多。

這個家，我印象中，總籠罩著一片漆黑，要等到主人歸來，才會亮起微弱的光。臺北的夜晚是燈火通明，招牌燈、霓虹燈、甚至紅綠燈，都是亮得理直氣壯；而這裡的燈，顯得有氣無力，昏黃欲滅，彷彿隨時會被黑夜吞噬一般。我的書房就面對著空屋，一亮起桌燈，一隻隻的小蟲子就會從四面八方飛來，貼在紗窗上。一群飛蟻、幾隻小瓢蟲，最多的是蛾。它們的足伸過紗窗，撈著撈著，希望我放它們進來，像是餓壞了的囚犯，要我這個獄卒賞一口飯吃。飛蛾撲火，我在生物課本讀到過，這種自殺的行為是由於他們的趨光性。我輕彈紗窗，要它們走開，他們卻飛去又來，飛去又來。

它們是不怕我的，它們或許看穿我的恐懼，知道我是連一隻蟑螂也不敢殺的懦夫，一旦紗窗破了洞，蟲軍大舉入侵，飛舞著灰撲撲的翅膀，摩挲著多毛的腳，那時我必定是落荒而逃。都市的小孩對自然的生物，不是無情而殘忍，就是懼怕而遠離。我想我是屬於後者。也曾試著去親近，但往往是黯然落幕。

九、麵茶

她留給我非常溫馨的記憶，像孩童躲入母親柔嫩的臂彎裏午眠，嗅著母親身上的氣息，這氣息成為他記憶裏最安全與溫暖的片刻。每當我發覺自己又暴露尖銳的脾氣時，我便想起她，但願自己能像她那樣和煦，安安份份地通過命運裏的激流。

我喊她大姑，卻弄不清楚她與我家是什麼親戚關係？村子裏的人都習慣兄弟姊妹相稱，也許，只是一般的敬稱吧！她的夫家住得遠，部分田地在我家附近。每天早上，天才剛亮，她騎著腳踏車，後頭隨著一條狗，來巡田水。我在屋裏聽到狗吠，也聽到她喝斥狗兒不要吵鬧，那溫柔的女聲。

她的溫婉有時顯得極度害羞，不像年輕些的姑嫂妗嬸，敢大剌剌地河邊說笑。村裏偶有婚慶之事，她總是默默地躲在廚房、後院幫忙，主廚的師傅莫不稱讚她的手藝，然而當大家吆喝上桌喝酒，她早已騎車，帶著那條狗回家了。有一回，大人派我去接她回來吃酒席，待我騎車到她家，她正在廚房張羅晚飯，我說：「免煮了啦，一家統統帶去，還免洗碗咧！」她似乎非常感動，好像從沒有人這麼體貼她一樣，她問我吃過沒？我老實地說：「沒有。」硬是留我晚飯，不斷夾菜，不斷稱讚我是何等乖巧、懂事，我仍記得昏黃的燈光將她額前的鬈髮染得分外柔和，素臉上細絲遊走，雙唇凝成一枚靜靜的微笑。她的丈夫、兒女在鎮外工作，她也習慣用這樣的微笑，等待他們歸來晚餐吧！

不曾聽說關於她的流言，那些好傳家務的人提起她，也顯得無話可說。她一直獨來獨往，也許，她的心裏都向秧苗說了吧！

春耕的某個下午，她提了一袋麵粉到家裏來，腳上仍沾著田泥，那條狗的尾巴也被軟泥浸硬了。她要借竈，替工人做點心。家裏只有我在，幫她剝蒜頭、生火，她的手腳伶俐，刷鍋、下油，又汲了一桶水，倒在第二口鍋裏準備燒開。我站在竈頭，看她把雪白的麵粉慢慢炒成金黃，蒜香四溢，聞得人餓。「做麵茶啊？」她仍然那樣安靜地微笑，那雙安撫秧苗的手也善於撫慰週遭的人們。她把熟麵粉裝入鍋裏，又灌一壺開水，幾副碗筷，我與她一起走過田埂，那條狗早已跑到前頭，對耕種的人吠叫了。日後，讀到詩經七月「同我婦子，饁彼南畝」便想起這一幕，她為我調的那碗麵茶，甜甜地浸入童年的記憶裏。

日後，知道更多關於她的往事，原來是我們家流落在外的骨肉，那是上一代不忍再提的隱痛。難得的是，她像棄嬰一樣輾轉成為幾家的童養媳，卻仍然靜靜地微笑對待周圍的人，不曾有一絲慍色。我忽然了解為何她對我特別關愛，如果命運不來捉弄，站在家裡的竈前觀看炒麵茶的人，應該是她吧！

也許，她也把心事說給狗兒聽了，天才剛亮，就聽到她喝斥狗兒不要吠，那溫柔的女聲。

十、拾花者

陳芳明

這是花和雨水圍繞的三月。

吹過一次暖風，許多舊事都被擾亂了，像曠野的一堆落葉，吹得遍地皆是，不知如何收拾？有時看見自己繞過杜鵑花叢，熟透的花瓣不經意地落入我的影子，似誰的眼淚那樣安於命運，灼熱地燙了我的心，我忍不住揀起，卻又不知如何收拾？拾花的人總是被花傷害，許多人的感情是不是也這樣？

我再回到校園的時候，已經下過好幾場雨了，他們都說那是春雨，細細的，地上很潮濕，不時地倒映著女孩子的小傘。我總覺得這種雨水該會維持好幾個星期，或者兩三天也好，可是不久雨就停了。雨後的杜鵑花特別惹眼，從艷情的紅到哀愁的白，陸陸續續蔓延了路的兩旁，開得那樣毫無遮攔，往往像浪花一般地湧來；有的開得含蓄，躲在樹的暗處，無限的羞意。這時是三月，去年的寒意還在延續，我緊裹風衣，一個人走向鐘的那邊。走在路上許多花瓣依稀的向我暗示，似乎在花下就可以遇見你。你知道，我是非常相信花朵的人，從前就這樣了，看到花便想起一些諾言，包括已實現的和已失約的。從三月開始，我不斷地經過花叢，卻始終沒碰到你。

匆匆穿過低低的枝椏，不禁憶起你去年寄來的小花，我依舊夾在日記的扉頁，在花的旁邊如此寫著：「把這朵小花夾在這裏，紀念我揮不走的憂愁。」我曾說那是小時候摘下來的，那時你的手還是小小的，你的愛心是小小的，我不知道你是在怎樣的春日得到這朵小花？但我覺得我已分享了你一部份的童年，分享那望不見也撫觸不到的童年。看到那花，就好像看到感情的標本，夾得扁扁的，多麼安份地接受命運的安排。我只能這樣解釋那朵小花，可是我怎麼解除那或多或少的憂愁呢？

你為我做的那幾株緞帶水仙，一定也注入了你許多的關心和溫柔，所以看起來特別栩栩如生，而且開得那麼永遠。我也一直希望杜鵑花永遠綻放，最好在秋天也能看到它吐露春意；如果春神有情，會讓杜鵑花殘忍的凋零嗎？從吹暖風的那天開始，我竟發覺校園內的杜鵑已在飄落了，那樣無聲無息，不驚動任何一個人，它們飄下的姿態是如此的無怨，像一位陌生的女子在初春默默掉淚。我以為樓前的杜鵑會堅持一些日子，沒想到第二天也開始凋了，而且是一朵接著一朵地掉落，赴死的容顏比切腹的懷劍武士還來得安靜。

十一、廟會

趕廟會，當然是樁好令人樂的事。戲台上儘是鑼鼓喧天的聲音，黑花臉殺出來，紅花臉殺進去。花旦的媚眼，拋得台下觀眾鼓痛手掌心叫好。明明知道「唱戲的是瘋子，看戲的是傻子」，但是，大家一年到頭都在田裏忙活，累得手心足掌結厚繭，重押壓脫肩胛一層皮，能有一天野台戲讓大家鬆活鬆活精神，誰不樂呢？

看戲的儘在台下摩肩接踵的擠，不愛看戲的，就儘在小攤上泡蘑菇。尤其是大姑娘小媳婦們，平常，那條坑死人不償命的家法，管得人走路都要前後左右先張望一番方能舉步，只有趁著趕廟會，才能外出晒晒不發霉不變味的太陽光，吁一口新鮮空氣。

城隍廟建在我們村東頭，高簷牙大殿堂，後進累後進，左右偏殿加迴廊，那分堂皇氣魄，就像城隍爺那張嚴肅臉龐。只可惜城隍爺自己也不怎麼靈光，一年就只過生日那天樂得痛痛快快飽吃一天冷豬肉，平日，雖然香火也算旺盛，誰也沒想至他檢修檢修漏雨的瓦片，油漆一遍廊柱棟樑。

城隍廟是夠古老的了，古老得整棟廟宇一團煙火薰黑了的苦相。城隍爺的修養到了家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不管春夏秋冬風晴雨雪，連屁股也不挪動一下，就那樣正襟危坐在那張飛滿了塵土的位置上，任你跪拜乞求，任你世局不靖，盜匪橫行，反正他只要一年落得生日那天高高興興大開懷就好。

不過，城隍廟前的大樟樹，倒是佔了城隍爺的光，千把多年的雜亂磨折歲月，把牠培育得枝葉茂盛，擎一樹的濃地，把半個城隍廟都攬在懷裏。有人說，先有地靈，城隍爺才選在這兒落腳。有人說，先有城隍爺保祐，樟樹才能獲得庇護，儘自己高興發枝繁葉，不受任何阻礙。總之一句話，要沒城隍爺的神氣，這棵大樟樹早就被鋸掉做箱櫃桌椅了。有錢的財主們，也得花個十塊八塊大洋，還沒閉眼睛，先就定做一具大棺材好裝他那副臭皮囊。

廟會頭一天，城隍廟前廣場上，攤販們先就佔妥了位置，搭建了棚子。戲台對著廟門搭建，戲是演給城隍爺看的，戲碼子當然少不了「郭子儀上壽」、「劉備招親」什麼的。拍馬屁也要拍在節骨眼上才管用力這時節，不逗城隍高興，還待什麼時候呢？

頭天晚上，整個整場都是燈火通明，熱熱鬧鬧，人潮洶湧，一到天亮，趕廟會的就像蝶兒蜂兒儘朝這大花朵兒心蕊裏飛。早飯吃罷，城隍廟像一鍋煮沸滾了的酒糟飼料，一會兒「咕嚕嚕」冒個泡。老太太、小媳婦、大閨女，個個虔虔誠誠朝城隍爺許願求福。香煙繚繞，薰得人直淌淚；冥紙猛燒，城隍爺這一天的進帳，要是不狂花濫賭，好好使用，儘夠他安安逸逸過一年的好活。

戲台上的開場鑼鼓，叮叮咚咚響得人心眼兒猛跳，這一敲，起碼敲個半根香功夫，直把台下的人喚齊全了，這才開始跳「加官」，又是「國泰民安」哪！

十二、戰火在天外燃燒

楊牧

戰火在天外燃燒，還沒有蔓延到我的大海來，還沒有到達我的小城，沒有到達我小城裡籠著密葉的院子。陽光幾乎每天都在竹籬上嬉戲，籬下幾株新發芽的木瓜樹在生長。我蹲下來觀察那木瓜一天一天抽高，蚯蚓在翻土，美人蕉盛放。隔壁院子裡一隻大公雞在驕傲逡巡，老母雞領著小雛爭啄穀粒，在金針花下奔跑，豬圈裡傳來有節奏的沉重的鼾聲；再遠處是鄰居他們另一道籬笆，外面響過一輛腳踏車的鈴聲，丁令丁令到巷尾左轉。

野火還沒有燒到花蓮。

那是一個寧靜的小城，在世人的注意和關心之外，那是一個幾乎不製造任何新聞的最偏僻的小城，在那個年代。小城沉睡於層層疊疊高的青山之下，靠著太平洋邊最白最乾淨的沙灘。站在東西走向的大街上，你可以看見盡頭就是一片碧藍的海色，平靜溫柔如絲幕懸在幾乎同樣碧藍的天空下。回頭是最高的山嶺，忽然拔起數千公尺，靠北邊的是桑巴拉堪山，向南蜿蜒接七腳川山，更遠更高的是柏托魯山、立主山，太魯閣大山，在最外圍而想像中能看清楚的是杜鉾山、武陵山、能高山、奇萊山。奇萊主山北峰高三千六百零五公尺，北望大霸尖山，南與秀姑巒和玉山相頡頏，遠遠俯視著花蓮在沉睡，一個沒有新聞的小城。火車緩慢地吐著煤煙在縱谷裡爬行，狹窄的公路削過斷崖，空曠裡偶然駛過一隊車輛，小心在隧道和隧道間進出盤旋。是的，花蓮就在那公路和鐵路之交會點上沉睡，在一片美麗的河流沖積扇裡，枕著太平洋的催眠曲，浪花湧上沙灘，退下，又湧上，重複著千萬年的旋律，不管在沒有人聽到它。花蓮就在高山和大海銜接的一塊小平原上，低矮的房子藏在檳榔樹、鳳凰木、老榕、麵包樹，和不知名的棲息著蝤蠐和金龜子的闊葉樹下。河畔和湖邊是蘆葦和水薑花。

我的天地很少，大半就在院子裡樹蔭底下，看日影閃爍，曬乾幫浦下的水漬，或者照在竹籬笆上，左右晃動製造許多奇異的幻象。有時我坐在榻榻米下，靠著窗口的矮几看母親的照相簿。一張一張翻過去，唐裝的和洋裝的，還有穿和服的人像，背景大多是輪船一角，有帆纜和舵輪，救生圈擊在舷邊，下面擺一盆蘭花。榻榻米有一股稻草的味道，幼稚的清香，在太陽光下飄著浮著。窗外是一個極小的天井，那邊隔壁住了一對幾乎完全講日本話的夫婦；起先我以為他們是日本人，後來母親說他們和我們一樣，也是臺灣人，只是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開口講的都是日本話。日本話我也會，不但會聽而且大概也會講，但除了玩遊戲唱童謠以外，我們盡可能不用它。有一次我在門口的榕樹下拿蜻蜓餵螞蟻，隔壁的男人出來用日本話罵我，我也用一長輩的日本話回罵他。記憶裡日本話有許多罵人的成語，用起來比臺灣話還方便。這時正好走過來一名穿制服的日本警察，他嚴肅地說：這個「子供」很會講話啊—說著就忍不住笑起來了。

夏天的黃昏的陽光斜斜照在巷子裡。

十三、油麵攤子

家附近有一擔賣油麵的小攤子，我平常並不太注意，有一回帶孩子散步路過，看到生意極好，所有的椅子都坐滿了人。我和孩子駐足圍觀，這時見到賣麵的小販，把油麵放進燙麵用的竹撈子裡，一把塞一個，剎那之間就塞了十幾把，然後他把疊成長串的竹撈子放進鍋裡燙。

接著，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將十幾個碗一字排開，放作料、鹽、味素等等，很快的撈麵、加湯，十來碗麵煮好的過程還不到五分鐘，我和孩子看呆了。更令人讚嘆的是，那個煮麵的老闆還邊與顧客聊著閒天。在我們從麵攤離開的時候，孩子突然抬起頭來說：「爸爸，我猜如果你和賣麵的老闆比賽賣麵，你一定輸！」

對於孩子突如其來的談話，我感到莞爾，並且立即坦然承認，我一定輸給賣麵的人。我說：「不只會輸，而且會輸得很慘，這個世界上能贏過賣麵老闆的人，大概也沒有幾個。」後來我和孩子談起了，他的爸爸在這世界上是輸給很多人的。

接下來的幾天，就玩著遊戲一樣，我帶著孩子到處去看工作中的人，我們在對角的豆漿店看伙計揉麵粉做油條，看油條在鍋中賬大而充滿神奇的美感，我對孩子說：「爸爸比不上炸油條的人。」

我們到街角的餃子店，看一位山東老鄉包餃子，他包餃子就如同變魔術一樣，動作輕快，雙手一捏，個個餃子大小如一，煮出來晶瑩剔透，我對孩子說：「爸爸比不上包餃子的人。」

我們在市場邊看見一個削梨子與芭樂的小販，他把水果削好切片，包成一袋一袋準備推到戲院去賣，他削水果時，刀子如同自手中長出，動作又俐落、又優美，我對孩子說：「爸爸比不上削水果的人。」

就在我們生活四周，到處都是我比不上的人，這些市井小人物，他們過著單純的生活，對生命有著信心與希望，他們的手藝固然簡單，卻非數十年的鍛鍊不能得致。

當我們放眼這個世界的時候，如果以自我為中心，很可能會以為自己是頂尖人物，一旦我們把狂心歇息下來，用赤子之心來觀照，就會發現自己是多渺小，在人群之中，若沒有整個市井的護持，我們連吃一套燒餅油條都成問題呀！這是為什麼連聖賢都感嘆地說：「吾不如老農，吾不如老圃」的緣故，我們什麼時候能看清自己不如人的地方，那就是對生命有真正信心的時候。

看到人們貌似簡單，事實上不易的生活動作時，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值得給予最大的敬意，努力生活的人們都是可敬佩的。他們不用言語，而以動作表達了對生命的承擔。

承擔，是生命裡最美的東西！

十四、傍晚的叩訪

方方

到達時，已是傍晚時分。白色的門就在小路盡頭。我想，我可以坐下來休息，靜靜享受一段美好的時光了。多少年來的跋涉奔波，為的是叩訪這扇白色的門；一顆朝聖的心已經疲憊不堪，而崇拜的那股信念依然熾熱。我反問自己，會不會來得太遲了呢？那幢青色的屋子掩圍在林內，我小心翼翼的沿著路旁走去，紛紛飄零的夏日綠葉，葉子掉在地上，鏗然有聲，使我驚覺不少。我感嘆時間，也感嘆自己，蕭條的林木正是昨日以前最好的寫照，不，也是黃昏以前。我走向那門。

輕叩白色的門，指頭才觸覺到那門是緊緊鎖著，像鎖在冬天深處。門內門外寂寂無音，到底是主人外出未歸，還是沒有聽到呢？陰霾中，那扇門顯得更加深白光亮。我的眼睛與獅首門環相對，牠怒視著我，張著不深不淺的嘴巴。我再度輕敲兩下，多麼衰弱的兩聲，一陣冷風自牆的背後翻越過來，我打個冷顫。不久黑夜就要來臨，尤其是秋末冬初的黑夜，那時，整個森林將不只這麼暗。

是的，已是傍晚時分，我或許來遲了些。主人可能在大廳上燃起蠟燭，會宴早來的賓客了；也可能在高山流水之間，與貴賓們追逐秋風捕獵野獸，他們忘記還有一位客人，一位滿身拘謹滿身風塵的遠客。我站在門外傾聽，牆內並沒有絲毫歡笑聲，森林之外也沒有馬蹄，那麼，主人那裡去了？我回首看看來時的小路，樹幹已染起濃鬱的暮色，我突然感到孤單，衣袖在暮色裡更形單薄，哎，我原是不該來的。在秋末的蕭瑟裡，我只不過是一位平凡的黃昏客。

縮回我的手。酸冷的風掃起許多葉子，有兩片落在肩上，然後，又不經意滑下去。為什麼淒涼的事總發生在秋後的傍晚？如果有人站在林外，看到我叩訪的影子是那樣的衰弱、落寞，他也要為我輕輕掩泣。林內聞不到幽香，看不到落花，有的只是葉子，乾裂的枝條。我靠在牆上，冷冷的磚頭似乎已說明主人的意思：我已被摒棄門外。

從門縫裡，我看到牆內的燈籠已亮起，青色的火焰搖搖曳曳，高貴而矜持。主人在不在家呢？我不清楚。不過，我相信牆內的主人也是而且也將是我胸中的主人。這傍晚的叩訪已成虛行。我坐在階前回憶，且思量著主人曾經的眼神。